

# 丝绸之路上的香料

林红

(新疆大学人文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6)

**摘要:** 横贯亚、非、欧大陆的“丝绸之路”自远古以来就以贸易商道的身份承载着多种古代文明。虽被命名为“丝绸之路”,但在这条大动脉上的贸易中,除却丝绸、漆器及各种珍玩异货,香料也占有相当的比例。本文拟从狭义上古“丝绸之路”沿线的香料出产、香料贸易、香料文化等几方面重温悠远的历史,思考广博的丝路文化中香料的作用和地位。

**关键词:** 丝绸之路 香料

**中图分类号:** K1

**文献标识码:** A

德国著名地理学家李希特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在他的 5 卷本巨著《中国行程旅行记》(1877~1912)中谈到中国经西域与希腊-罗马的交通路线时首次称之为“丝绸之路”。广义上的“丝绸之路”具有数条干线和许多支线,但大致可以分作四条:其一,草原丝绸之路,指横贯欧亚大陆北方草原地带的交通路线;其二,绿洲丝绸之路(也有人称之为沙漠之路),指经过中亚沙漠地带中片片绿洲的道路;其三,海上丝绸之路(也有人称之为香料之路),指经过东南亚、印度,到达波斯湾、红海的南海路线;其四,西南丝绸之路,指经四川、贵州、云南、西藏、广西而到印度、东南亚以至更远的交通路线。狭义所指的“丝绸之路”是指绿洲之路<sup>1</sup>。本文所要谈的即是这条由中国长安出发,经西域而达地中海沿岸的沙漠之路。

横贯亚、非、欧大陆的“丝绸之路”自远古以来就以贸易商道的身份承载着多种古代文明,不同的民族和种族在这条大动脉上繁衍生息,演绎着历史的沧桑变换。绿洲“丝绸之路”的出现并非始于“张骞凿空”。从考古资料分析,我们可以肯定,在公元前 1000 年的周秦时期或其以前,自陕西通向西方的“丝绸之路”已经实际存在。“丝绸之路”虽以运丝和丝织品而得名,但经丝绸之路运输的货物远远不止这些物品。除却丝绸、漆器、茶叶及各种珍玩异货,香料也占有相当的比例。味撒丝路的香料带给人们的并非纯粹的味觉感受,更多的是一种负载其上的香料文化。以下我们将从古“丝绸之路”上的香料出产、香料贸易、香料文化等方面来重温悠远的历史,思考广博的丝路文化中香料的作用和地位。

## 一、关于香料

香料有食用香料和非食用香料之分,食用香料又称为香辛料,主要指白檀、肉桂、丁香、胡椒等调味品;非食用香料则是相对于食用香料而言的那些用于美容、医疗、宗教等方面的香料。古代最早使用的香料包括:檀木、肉桂、丁香等植物,甘松、松香等树脂,以及麝香、海狸香等动物分泌物。当时,因生产力水平尚低,人们还没有大量使用肉类,香料更多的是用作它途而非调味品。

人类使用香料的历史及其久远,在古代四大文明的发源地,最早使用香料的时间,其有据可考的历史

可以溯及 3500 至 5000 年前。中国人早在 5000 年前就已应用直接从自然界中寻得的香料植物；古巴比伦人和亚述人 3500 年前便懂得燃烧香料植物来治疗疾病；3500 年前建造的金字塔中就有很多使用香料的遗迹，那时的埃及人在沐浴时已使用香油或香膏以润肤；古希腊人和罗马人很早便也知道使用一些新鲜或干燥的香料植物以令人镇静、止痛或兴奋。

中国早期使用的香料植物都是直接取材于自然界。从虞舜时“山人采药”<sup>2</sup>到“沐浴神汤，肤色脂泽，香气经旬乃歇”<sup>3</sup>，人们在历史实践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着对香料的使用。时至春秋战国时期，香料的使用方法已非常丰富，但受限于地域，气候温凉的中土所产香品种类有限，主要有兰（泽兰，并非春兰）、蕙（蕙兰）、椒（椒树）、桂（桂树）、萧（艾蒿）、郁（郁金）、芷（白芷）、茅（香茅）等。到秦汉时期，“丝绸之路”的正式开通带来了品种繁多的域外香料。到宋代时，陈敬《陈氏香谱》中所列香料已达 80 种之多，而其中产于域外者竟占三分之二强。当时著名的香料有龙脑香、沉水香、檀香、降真香、乌里香、交趾香、乳香、安息香、苏合香、鸡舌香、丁香、郁金香、龙涎香、麝香等。上列诸香，除丁香、麝香原产于我国外，其他各品大都首先传自域外。南亚、中亚、非洲、欧洲的各种香品沿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从西域和南方进入中原，而中国本土所产丁香、麝香等也伴着丝绸、漆器等货品远至西方。在这一往来过程中，各地特产香品云集于丝路，交易的是香料，而人们真切感受到的却是各异的香料文化。

根据考古资料我们可以肯定，承载着古代四大文明的“丝绸之路”早在“张骞凿空”之前很久便已事实存在。西域与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13、12 世纪，即相当于中国殷商王朝的后期。而沟通欧亚地区的丝绸之路“草原道”在公元前一千年也同样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sup>4</sup>。由此可知“丝绸之路”上四大文明交流和碰撞的历史也是极其久远的。这样一种丝路文明的交流碰撞，带给我们一种对东西方香料文化交流历史的臆想。丝路沿线多盛产香料，而世界各国史籍中，我们见到关于香料的记载又多与阿拉伯和印度联系在一起。古代丝绸之路由民间的自发无组织发展到正式的官方往来，在这条商贸和文化的大道上往来奔波着不同民族和种族的商人、僧侣及贡使，东来西往的各国商队，悠远的驼铃响彻寰古，留给我们今天的思考。

## 二、香料出产

翻开世界史籍，我们不难发现：关于香料的记载多与印度半岛、阿拉伯半岛、伊朗高原、非洲等丝路穿行的区域有关。在希腊-拉丁世界的非土著医药产品中，印度和阿拉伯世界的植物占居首位。

### 印度

古籍中称身毒、天竺。其大部分地区属热带季风气候，还有山地、亚热带草原、沙漠、热带雨林气候，多森林。“天竺国一名身毒...而卑湿暑热...其国临大水”<sup>5</sup>，这样一种地理气候为各种香草植物的生长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客观条件，“（土出）诸香、石蜜、胡椒...”<sup>6</sup>。中国古籍中记载了相当数量的印度香料植物：

胡椒，出摩伽迤国，呼为味履支...形似胡椒，至辛辣...今人作胡盘肉食皆用之<sup>7</sup>。

白豆蔻出伽古罗国，呼为多骨。形如芭蕉，叶似杜若<sup>8</sup>。

《南州异物志》云：郁金出罽宾国；《唐书》云：太宗时，伽比国县郁金香。…状似芙蓉，其色紫碧，香闻数十步<sup>9</sup>。

天竺桂，大树繁花，结实如莲子状…李珣曰：天竺桂生南海山谷<sup>10</sup>。

沉香，苏恭曰：沉香、青桂、鸡骨、马蹄煎香，同是一树，出天竺诸国<sup>11</sup>。

乳香，又名熏陆香。乳香之名译自阿拉伯语 Luban，意为乳；熏陆乃梵语 Kunda 或 Kunduru 之转音，意为香。《政和登类本草》卷十二引《唐本草》云：熏陆香出天竺国…。

《旧唐书》云：（天竺）有旃檀、郁金诸香，通于大秦，故其宝物或至扶南、交趾贸易焉。

《全唐文》载：达摩，乌菟国王，其国在天竺北。贞观十六年…“拜至尊，因献龙脑香”。

## 阿拉伯

古称条枝、大食，地处世界上最大的半岛，多属热带沙漠气候“土地暑湿”<sup>12</sup>。半岛西南沿海地区的山谷中长有茂盛的香料植物，古有“阿拉伯福地”之称。

乳香，叶廷圭《香谱》云：乳香一名熏陆，出大食国南。其树类松，以斧斫树，脂溢于外，结而成香，聚而成块。

麒麟竭，按《一统志》云：血竭树略如没药树…多出大食诸国。

苏合香，叶廷圭《香谱》云：苏合香油出大食国，气味皆类笃耨香。

金颜香，正出真腊，大食次之。所谓三佛齐有此香者，特自大食贩运至三佛齐，而商人又自三佛齐转贩入中国耳<sup>13</sup>。

蕃梔子出大食国，佛书所谓詹蔔花是也<sup>14</sup>。

蔷薇水，大食国花露也<sup>15</sup>，洒著人衣袂，经十数日不歇也<sup>16</sup>。

丁香，出大食…其大者谓之丁香母。丁香母即鸡舍香也<sup>17</sup>。

安息香，产于阿拉伯半岛及伊朗高原，前者所产尤多，因“可辟恶，安息诸邪，故名安息香”<sup>18</sup>。

芦荟，出大食奴发国，草属也<sup>19</sup>。

## 伊朗

古称安息、波斯。境内高原、山地相间，属大陆性气候，“气候暑热”<sup>20</sup>，地处绿洲丝绸之路中道、南道的必经之所。“（有）熏陆、郁金、苏合、青木等香”<sup>21</sup>。

补骨脂，马志曰：补骨脂生岭南诸州及波斯国。实际为生于印度的一种普通植物，是贩运品。其子甚芳香，味苦有油性。

茉莉，李时珍曰：末利原出波斯，移植南海<sup>22</sup>。

蒟蒻又名小茴香，李珣曰：按《广州记》云生波斯国。此物原产于伊兰高原，后移植印度、埃及<sup>23</sup>。

薰陆香亦名乳香，陈承曰：西出天竺，南出波斯等国。

蔽齐，出波斯国...其状如蜜，微有香气，入药疗病<sup>24</sup>。《圣经·出埃及记》所言圣香四质料之一也<sup>25</sup>。

没药，马志曰：没药生波斯国。其时印度市上所售没药皆来自波斯、阿拉伯及非洲东北地也。

没树，出波斯国...花似橘花而大...其味酸甜可食<sup>26</sup>。

耶悉茗，耶悉茗花、末利花，皆胡人自西国移植于南海...此二花特芳香者...不随水土而变...彼之女子以彩丝穿花心，以为首饰<sup>27</sup>。

野悉蜜，出拂林国，亦出波斯国...西域人常采其花，压以为油，甚香滑<sup>28</sup>。

安息香，李珣云：生南海波斯国，树中脂也。人云因来自古安息国而得名，亦说因“可辟邪，安息诸邪，故名安息香”。安息香树出波斯国，波斯呼为辟邪树<sup>29</sup>。

龙脑香亦名元茈勒，陈藏器曰：出波斯国，状似龙脑香，乃树中脂也。味甘平无毒。

苏合香，出波斯国<sup>30</sup>，是合诸香汁煎之，非自然一物也。

青木香，出波斯国<sup>31</sup>，大概就是普通所说的木香，有曰蜜香。

## 非洲

中国古籍中有“昆仑国”一称，据考为非洲。这片大陆有“热带大陆”之称，气候高温、少雨、干燥。森林资源丰富，草原辽阔，植物种类繁多，盛产香料。尤其中国古籍中记载的非洲东海岸“(产)没药、乳香、龙涎香...”<sup>32</sup>。

木香，苏恭曰：此有二种，当以昆仑来者为佳，西湖来者不善。

肉豆蔻，李珣曰：生昆仑及大秦国。

骨路支，陈藏器曰：生昆仑国，苗似凌霄，根如青木香，安南亦有之，名飞腾。

丁香亦名鸡舌香，苏恭曰：鸡舌香出昆仑及交州爱州以南。

檀香亦名旃檀，苏恭曰：紫真檀出昆仑盘盘国，虽不生中华，人间遍有之。

苏枋木，苏恭曰：苏枋木自南海昆仑来...花黄，子青、熟黑。

## 欧洲

中国古籍中记载的欧洲事宜多与罗马帝国相联系，古罗马帝国在中国古籍中被称为犁轩、大秦、拂林。气候具有温和湿润的特征，产“一微木、二苏合、狄提、迷迭、兜纳、白附子、薰陆、木金、芸胶、薰草木，十二种香”<sup>33</sup>。

木香，陶宏景曰：此即青木香也...乃云出大秦国<sup>34</sup>。

肉豆蔻，李珣曰：生昆仑及大秦国...其形圆小，皮紫紧薄，中肉辛辣。

木金香，陈藏器曰：生大秦国...状如红蓝。四月五曰采花，即香也。

迷迭香，《魏略》云，出大秦国...入袋佩之，芳香甚烈。

兜纳香，《魏略》云，出大秦国，草类也。

蜜香，亦名没香，《晋书》云，太康五年，大秦国献蜜香树皮纸。微褐色，有纹如鱼子，极香且坚韧<sup>35</sup>。

降真香，亦名紫藤香，又名鸡骨香。李珣曰：生南海山中及大秦国。其香似苏枋木。烧之初不甚香，得诸香和之则特美<sup>36</sup>。

薰陆香亦曰乳香，禹锡（宋仁宗时人）曰：按《南方异物志》云，薰陆出大秦国。

阿勃勒，陈藏器曰：阿勃勒生拂林国。

苏合香，苏颂曰：《梁书》云，中天竺国出苏合香，又云，大秦国人采得苏合香，先煎其汁以为香膏，乃卖其渣于诸国贾人。

茺莢，李珣曰：按《广州记》云：生大秦国，是波斯茺莢也。

水仙，出拂林国，其草冬生夏死...取其花，压以为油，涂身除风气<sup>37</sup>。

野悉蜜，出拂林国。亦出波斯国...花若开时，遍野皆香...西域人常采其花，压以为油，甚香滑<sup>38</sup>。

指甲花，与耶悉茗、末利花皆雪白，而香不相上下。亦胡人自大秦国移植于南海...彼人多折置襟袖间，盖资其芬馥尔。一名散沫花<sup>39</sup>。

## 中亚

古之中亚有大宛、康居、奄蔡、大月氏、大夏等国，地处亚洲腹地，均属大陆性气候。其国在历史上很早便由游牧转为农耕，遍植稻麦，如当时地处费尔干纳盆地的大宛国“土地风气物类民俗与大月氏安息国同”，“地平、温和，有苜蓿、杂草奇木、檀、囊、莘、竹、添...”<sup>40</sup>。中国古籍上多有关于中亚传入之香料植物的记载。

红蓝花，产于埃及、印度、克什米尔等地。马志曰：红蓝花，即红花也。生梁汉及西域。《博物志》云：张骞得种于西域，今魏地亦种之。

胡荽，亦名香荽，又名茺荽。张骞使西域始得种归...俗作茺花之茺非矣<sup>41</sup>。

《隋书》种关于葱岭以西诸国的记载较之前为略详：

“康国者，康居之后也...气候温，宜五谷，勤修园蔬，树木滋茂。出...昔香、阿薛纳香...”。

“石国居于药杀水...正月六日、七月十五日以王父母烧余之骨，金瓮盛之，置于床上，巡绕而行，散以花香杂果...”。

## 西域

这里所说的西域是指狭义上的西域，即今天的新疆地区。西域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杂居之地，土地平旷，物产丰饶。《汉书·西域传》载西域初有三十国，至汉末分化为五十余国，汉代的西域城郭诸国“自且末以往，皆种五谷，土地草木，畜产作兵，略与汉同”<sup>42</sup>。我们可以从中国各种古籍记载中略窥西域诸国香料的生产。

《北史·西域传》：高昌...有草名羊刺，其上生而味甚佳。龟兹，出安息香。

《大唐西域传》载于阗国鼠神崇拜提及香料的使用：“...君臣震恐，莫知图计，苟复设祭，焚香清鼠”。

回鹘从九世纪中西迁以后，因为新的生产原料的获得、生产工具的利用以及所处东西交通地位的关系，社会经济有新的发展。从十世纪初到十二世纪中，回鹘人能生产种类多样的手工业品、农产品。其它诸如动物、矿物、药品及各种香料的出产也很丰富。

《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上：西即鳖思马（即别失八里）...泊于城西葡萄园之上阁，时回纥王部族供葡萄酒，供以异花、杂果、名香，且列侏儒伎乐，皆中州人。

《群书考索后集》卷 64《四夷方贡》：西州、龟兹遣使来贡...良玉、名马、乳香等物，至今不绝。

宋洪皓《松漠纪闻·回鹘》载回鹘之地：“土多琴瑟珠玉...香有乳香、安息、笃耨”。

《宋史·回鹘传》页 14116：[大中祥符三年 1010 年]是年，龟兹国王可汗遣使...来进香药（主要是乳香）、花蕊布...。

《宋史·于阗传》页 14108：[熙宁以来]（于阗）远不逾一二岁，近则岁再至。所贡...乳香、木香...安息鸡舌香...。

《钦定西域图志》载“回部”出瓜果之外，还栽种树木和花草，其中有玫瑰、吉祥草、鸡冠花、大蜀葵、千日红、凤仙花、狗尾花等。

### 三、香料贸易

丝绸之路上的香料贸易有民间和官方两种形式。据考古资料，民间贸易的出现可追溯到公元前 1000 年前的周秦时期或其以前，多为自发无组织。而官方贸易在中国古籍中的记载则始于西汉武帝时“张骞凿空”。官方贸易多是以朝贡、惠赐等形式进行，为正式有组织。

在世界香料贸易史上，阿拉伯半岛及阿拉伯人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阿拉伯半岛虽不是古代世界唯一的香料产地，但它垄断了另外两个主要产地——印度和东非的转运贸易，还打通了北部游牧地区的商路，从而独占了东西之间的香料贸易。在公元 1 世纪末希腊医生迪奥斯科里德（Dioscoride）的论著中我们可以发现阿拉伯半岛是香料植物的最大供应商，批量的没药、乳香源出于此，还有某些小豆蔻属、山扁豆属、阿拉伯香草、姜属植物、松香、芦荟等。“条枝国城在山上，周回四时余里，临西海，海水曲环其南及东北，三面绝路，为西北隅通陆道”<sup>43</sup>，半岛西南各类香料由南至北走上丝绸之路，随着阿拉伯人的商队飘香东、西。公元 10 世纪之前，欧洲的香料贸易几乎均为阿拉伯商人控制，他们往来与印度、东非、马来半岛、波斯湾地区以及地中海沿岸，同时使用骆驼和帆船。由于路途遥远，来往一趟有时要数年的时间。丝绸之路上的骆驼队、骡马队便成为沟通亚、非、欧三陆香料贸易的桥梁。

除却阿拉伯商人，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的还有希腊人、罗马人、埃及人、粟特人、印度人、叙利亚人、安息人（波斯人）、且兰人（巴尔米拉人）、犹太人、回鹘人等，各国商人穿行于丝绸古道上，《后汉书·西

域传》这样描述商道繁荣的情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天塞下”。

丝绸之路上的香料贸易我们可以从中国古籍记载中略窥一二：

《汉书·张骞传》：“因益发使，抵安息、奄蔡、条枝、身毒国”这是见诸我国史籍的中阿交往的开始。而到了唐代，则有了很多诸如乳香、没药、芦荟、安息香等阿拉伯香料的记载。《册府元龟》载“大食遣使献马及龙脑香”而唐王朝则回之以“赐紫袍、金袋、鱼袋，放还蕃”。在这样一种贸易过程中，中国所产香料亦为阿拉伯人所识，肉桂、麝香、大黄等中国香料在很早的时候亦已为阿拉伯医生所用。

印度与中国的往来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王嘉《拾遗记》载周成王时有旃涂国、祗因国、燃丘国来献方物，似皆指印度而言。《史记·大宛列传》中载：“因益发使，抵安息、奄蔡、黎轩、条枝、身毒国”为正史中关于中印交通的最早记载。《后汉书·西域传》中已有关天竺国产胡椒的记载，印度的各种香料或由波斯、阿拉伯等地商人转运或直接进入中国，在印度香料品种中还增加了诸如兰、麝等中国香料的名称。

《史记·大宛列传》条枝条亦有关于安息的记载，汉武帝元封五六年间，安息王遣使观光汉土“以大鸟卵及黎轩善眩人献于汉”。此后便数遣使贡献方物，往来不绝，有时甚至每年贡献多次，而中国史籍上便常见薰陆、郁金、苏合、青木、茉莉、苜蓿等来自波斯的香料名称。

唐以前中国史书关于非洲的记载，据考《汉书·地理志》为最早：“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已程不“语音学上考为非洲东部之阿比西尼亚国。而非洲人拖雷美（Ptolemy）著于公元150年的《地理书》中对中国亦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并言由埃及往中国有商道可行。时至唐朝，中国史书对非洲始确有记载，中国人对非洲的了解又皆来自阿拉伯人或其他而非直接。唐时非洲各国陆续来朝，贡献方物。

中国史书为西方国家列传始自汉武帝时司马迁所写之《史记·大宛列传》，书中载：“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数千里...其西则条枝，北有奄蔡、黎轩”，所谓黎轩及欧洲罗马帝国。汉武帝时广派使节，欧洲亦留下了中国使者的足迹。汉武帝元封三年，大秦国来贡。至唐时各种中国古籍中便见诸如迷迭香、兜纳香、密香、茺菁等很多大秦香料植物的记载。

中亚与中国之交通有史料确切记载始于张骞通西域，“骞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sup>44</sup>，《史记》中即载有张骞得自中亚的红蓝花、胡荽等香料植物。

据考古资料，中原地区与今新疆地区的交通可追溯到公元前1000多年甚至更早。各种民间往来更远远早于中国史籍的记载。两者间的官方往来至隋唐始盛，尤其回鹘西迁后，新的生产原料的获得和生产工具的使用促进了西域今新疆地区的经济发展，从而使之与周边地区的联系尤其是经济往来更为频繁。五代、宋时回鹘对中原地区的贸易中，香料是很大的一宗买卖。宋时有回鹘人久住开封作香料贸易“景德元年（1004）秋，诏：闻西京回鹘人有久住京师者，无得私买蕃部系禁香药，违者论其罪”<sup>45</sup>。其时回鹘对北宋的乳香贸易中私人交易便有达数万斤者<sup>46</sup>。翻开这一时期的中国史籍我们随时可见有关于阆、龟兹、西

州等国遣使朝贡的记载，而这些贡品的清单中常见之物便是乳香、木香、安息鸡舌香等香品。

唐朝是一个对外贸易往来颇为频繁的历史时期，民间贸易我们不得而知，仅以朝贡为主要形式的官方贸易就多有记载。据不完全记载，与唐朝有过朝贡往来的葱岭以西国家主要有：拔汗那（22次）、康国（31次）、安国（18次）、曹国（7次）、石国（21次）、米国（7次）、何国（12次）、史国（5次）、大小勃律（14次）、俱兰（1次）、劫国（1次）谢尉国（7次）、吐火罗国（28次）、帆延（1次）、石汗那（2次）、识匿（4次）、护密（10次）、俱密（5次）、骨咄（5次）、天竺国（20次）、波斯国（26次）、陀拔斯单（3次）、大食（34次）、拂林（6次）。频繁往来增强了国与国之间的经济交流和相互了解，各国的香品以丝绸之路为载体互通有无、互为补充。丝绸之路上的香料，传递的不仅仅是香品本身的物质芬芳，更是一种香料文化的异域芬芳。

#### 四、香料文化

香料作为一种物质存在，它所传达的更是一种超物质本身的文化。香料的历史几乎伴随着人类的文明史，香料文化渗透在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无论中国还是古印度、埃及均视香料为圣品，成为宗教仪式、祭祀庆典活动不可缺少的内容。如我国佛家兰汤沐浴、焚蒿薰衣；基督教中有含蔽齐等四种特定质料的圣香；《古兰经》中有这样的昭示：“善人必得饮含有樟脑的醴泉”（76：5），“他们得用那些杯饮含有姜汁的醴泉，即乐园中有名的清快泉”（76：17-18），“他们将饮封存的天醇，封瓶口的，是麝香”（83：25-26）。

生活中，人们在使用香料的过程中追求和实现着一种对美的追求。体现出一种审美文化的取向。

公元前1500年，香品的使用已日趋普遍，埃及艳后克娄巴特拉奥(Cleopatra)经常使用15种不同气味的香水和香油来洗澡，甚至还用香水来浸泡她的船帆。古罗马人喜欢把香水涂在任何地方，马的身上，甚至造墙的砂浆中。奥古斯都时代，罗马上流社会阶层的贵妇人都把她们的头发染成金色，并且插满珍贵而香气袭人的香草为饰<sup>47</sup>。古埃及时期，在公共场所中不涂香水是违法的。古埃及人死后，用香料裹尸，使之永存(干木乃伊)。古希腊妇女在宗教仪式上也要撒泼香水。

春秋时，中国人对香木香草的使用方法已非常丰富，不仅已有焚烧（艾蒿），佩带（兰）、还有煮汤（兰、蕙），熬膏（兰膏），并以香料（郁金）入酒。《诗经》、《尚书》、《左传》、《周记》、《山海经》等都有很多这方面的记述。如《周礼》所记：“剪氏掌除箠物，以攻攻之，以莽草熏之，凡庶虫之事。”

至西汉，汉武帝之武功进一步推动了香文化的快速发展。他在位期间大规模开边，遣使通西域，从真正意义上开通了早已形式上存在的丝绸之路，在促进东西方交流的同时也便利了西域香料的传入。汉武帝本人爱香成癖，用香也非常奢靡，皇宫之中，殿内殿外，香云缭绕，昼夜不歇。百官上朝须随身佩香，尚书奏事须口含鸡舌香，诸王出见，武帝要专门赏赐香炉以示恩宠，吕大临《考古图》按汉朝故事：“诸王出阁则赐博山香炉”各地官吏、邻邦诸国则竞相进贡异香，从而极大地带动了用香的风习。



古时候，人们常以各种香料薰衣物。南朝时期，士族子弟大兴妆饰奢侈之风，衣必薰香，食必粱肉，尽显浮华娇贵。《颜氏家训·勉学篇》云：“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无不薰衣剃面，傅粉施朱”。唐朝时，薰衣则已成为人们的日常事务，社会各阶层人皆喜将衣袖尽染香泽。除薰衣外，生活中的常用物品如被褥、挂帐之类也通常会以薰香。白居易《和春深二十首》诗云：“兰麝薰行被”。对于居室，古人亦常用薰香起到卫生和美化的作用。

各地的风俗文化中，香料有着特殊的蕴义。一位宋人文惟简在《虏迁事实》契丹人“丧葬”条中说道：“起富贵之家，人有亡者，以刃破腹，取其肠胃涤之，实以香药、盐矾，五彩缝之...耶律德光之死，盖用此法”。《内蒙古日报》1995年6月25日报道俄学者于中俄边境的俄国境内发掘出一“冰美人”，确认为距今2000年之前的中国贵妇，在此美妇的棺中发现一个装有香菜子的小碟，据说这种香料能使墓主来世一路顺风。

香料在艺术、医学上的地位也是不容小窥的。恋香成癖的汉武帝专门遣人根据道家关于东海仙境博山的传说制作的“博山炉”，其造型雄奇独特，甚至还传到了东南亚，在印尼苏门答腊就曾发现了刻着西汉“初元四年”字样的陶熏炉，对后朝历代工艺有着深远的影响。除了香炉，汉代还出现了能直接放在衣物中熏香的“熏笼”，以及能盖在被子里的“被中香炉”，即“熏球”（由两个半球形的镂空的金属片扣在一起，中央悬挂一个杯形的容器，在容器内可以焚烧香品，即使把香球拿在手里摇摆晃动，容器内的香品也不会倾洒出来）。还出现了名目繁多的薰香用具，如香匙、香盘、斗香等，尽显古人智慧和能巧，表现出很高的手工艺技术水平。文学作品中亦多见香料的踪影，各种香料被赋予文学的蕴含，从而有了新的所指意义。屈原在《离骚》中以各种香料名自喻和它喻以寄托其高远之志和出淤泥而不染的气节：“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杂申椒与菌桂兮，岂维纫夫蕙芷”、“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魏文帝曹丕作《迷迭香赋》：

播西都之丽草兮，应青春之凝晖；流翠叶于纤柯兮，结微根于丹墀；方暮秋之幽兰兮，丽昆仑之英芝；信繁华之速逝兮，弗见凋于严霜；既经时而收采兮，逐幽兰以增芳；去枝叶而寺御兮，入销谷之雾裳；附玉体以行止兮，顺微风而舒光。

文学家们借香料以言志名节，而医学家们则用香料调配出风靡当今世界的“芳香疗方”。东汉时期《汉建宁宫中香》有香方为：

黄熟香 四斤 白附子 二两 丁香皮 五两 藿香叶 四两

零陵香 四两 白芷 四两 乳香 一两 檀香 四两

生结香 四两 甘松 五两 茅香 一斤 沉香 二两

苏合油 二两 枣 五两

研为细末，炼密和匀，窖月余作丸，或饼之。

此香方配料之考究，已与中药的配制有了异曲同工之妙。明朝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了很多香疗植物和多种芳香疗方：

[水仙] 取花压油，涂身去风气；

[细辛] 含之，去口臭；

[龙脑香] 治头脑疼痛，片脑一钱，纸卷作捻，烧烤吐出痰涎即愈；

[乳香、安息香、樟木] 并烧烟薰之，治“卒厥”；

[白茅香、茅香、兰草] 并煎汤浴，辟疫气，治“瘟疫”；

[安息香] 烧之，辟惊，治“惊痫”。

人类历史上，作为一种人类追求美的心理外显，香料以其芬芳的特质引导着一种文化。它带给人类的不仅仅是一种物质实在，更是一种精神体验，显现出一种文化的特质和个性。古罗马人的香料文化弥漫着一种极度的奢侈浮华；埃及人对香料的使用则蕴含着艳情和永恒两种并行不悖的意味；而在印度、阿拉伯的香料文化中宗教的神圣情结居于统治地位；伊朗高原及中亚地区各游牧民族以焚燃香料物质来表达对火、水土等自然神的崇拜，透出纯粹的质朴；西域绿洲诸国的香料文化有其单纯的对美的追求，但更多的是一种宗教的虔诚；中国中原的香料文化则在文人骚客的推动下尽显内敛的风雅，却也透出浮华的味道。

丝绸之路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承载着历史的运转，而丝绸之路上的香料则在非特定的时间和空间里传递着一种芳香文化。世界各地香料集聚于丝绸之路，带来多种香料文化的交流和碰撞。香料贸易过程中各国各地区之间交换的不仅仅是物质的香料，还有各自精神上的香料文化和审美取向。丝路香料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种对历史的追溯，更多的是对一种香料文化的思考。

#### 参考文献：

- [1] 《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张星烺编注 朱杰勤校订 中华书局 2003.6
- [2] 《西域通史》余太山主编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3.1
- [3] 《丝绸之路》[法]布尔努瓦著 耿升译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1.10
- [4] 《丝绸之路考古研究》王炳华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3.11
- [5] 《丝绸之路》[德]克林凯特著 赵崇民译 贾应逸审校 1994.9
- [6] 《诸蕃志校释》[宋]赵汝适著 杨博文校释 中华书局 2000.
- [7] 《职方外纪校释》[意]艾儒略著 谢方校释 中华书局 2000.
- [8] 《西域行程记》[明]陈诚著 周连宽校注 中华书局 2000.
- [9] 《咸宾录》[明]罗曰褫著 余思黎点校 中华书局 2000.
- [10] 《西域蕃国志》[明]陈诚著 周连宽校注 中华书局 2000.

- [11] 《伊斯兰教》金宜久主编 宗教文化出版社 1997.10
- [12] 《亚欧大陆交流史》王钺 李兰军 张稳刚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 2000.1
- [13] 《中国新疆古代社会生活史》薛宗正主编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7.8
- [14]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通论》林干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8.10
- [15] 《回鹘史编年》冯志文 吴平凡编 新疆大学出版社 1992.8
- [16] 《西域图志校注》钟兴麒等校注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2.9
- [17] 《维吾尔族史料简编》冯家升 程溯洛 穆广文编著 民族出版社 1958.
- [18] 《大唐西域记校注》[唐]玄奘、辩机原著 季羡林等校注 中华书局 2000.

## Spice on the Silk Road

By Linhong

Humanity Institute of Xinjiang University

**Abstract:** Since remote antiquity, the Silk Road ,which went across Asia、Africa and Europe these three continents, afforded several ancient civilizations by the identity of trade path. Although it was named “Silk Road”, in the trade on this artery, besides silk、lacquerwork and all kinds of rare curiosa and fantastic goods, spice had taken a quite proportion. This article will look back the history of the production of spice、the trade of spice、the culture of spice etc along the Silk Road of narrow sense, thinking about the function and place of spice in the encyclopedical Silk Road culture.

**Key words:** The Silk Road Spice

**收稿日期:** (2005-03-10)

**作者简介:** 林红 (1980-), 女 (汉族), 新疆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生

---

<sup>1</sup> 王炳华著《丝绸之路考古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3.11 序第1页。

<sup>2</sup> 《拾遗记》卷一。

<sup>3</sup> 《列子·汤问篇》。

<sup>4</sup> 王炳华著《丝绸之路考古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3.11 第6页。

<sup>5</sup> 《后汉书》卷八八; 注: “大水”即印度河。

<sup>6</sup> 同上。

<sup>7</sup> 《西阳杂俎》卷一八。

- 
- <sup>8</sup> 同上。
- <sup>9</sup> 《本草纲目》卷一四。
- <sup>10</sup> 同上，卷三四。
- <sup>11</sup> 同上。
- <sup>12</sup> 《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
- <sup>13</sup> 《诸蕃志》卷下。
- <sup>14</sup> 《岭外代答》卷七。
- <sup>15</sup> 《诸蕃志》卷下。
- <sup>16</sup> 《铁围山丛谈》卷五。
- <sup>17</sup> 《诸蕃志》卷下。
- <sup>18</sup> 《本草纲目》卷三四语。
- <sup>19</sup> 《诸蕃志》卷下。
- <sup>20</sup> 《魏书》卷一零二《西域传》。
- <sup>21</sup> 同上。
- <sup>22</sup> 《本草纲目》卷一四。
- <sup>23</sup> 劳费尔《中国伊兰篇》第 383-384 页。
- <sup>24</sup> 《西阳杂俎》卷一八。
- <sup>25</sup> 劳费尔《中国伊兰篇》第 363-366 页。
- <sup>26</sup> 《西阳杂俎》卷一八。
- <sup>27</sup> [晋]嵇含著《南方草木状》。
- <sup>28</sup> 《西阳杂俎》卷一八。
- <sup>29</sup> 同上。
- <sup>29</sup> 《本草纲目》卷三四。
- <sup>30</sup> 《魏书》卷一〇二《波斯传》。
- <sup>31</sup> 《隋书》卷八三《波斯传》。
- <sup>32</sup> 《星槎胜揽》卷四。
- <sup>33</sup> 《魏略·西戎传》。
- <sup>34</sup> 《本草纲目》卷一四。
- <sup>35</sup> 《本草纲目》卷三四。
- <sup>36</sup> 《本草纲目》卷三四。
- <sup>37</sup> 《西阳杂俎》卷一八。
- <sup>38</sup> 《西阳杂俎》卷一八。
- <sup>39</sup> 《南方草木状》卷中。
- <sup>40</sup> 《史记》卷 123《大宛列传》。
- <sup>41</sup> 《本草纲目》卷二六。
- <sup>42</sup> 《汉书·西域传》。
- <sup>43</sup> 《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
- <sup>44</sup> 《史记·大宛列传》。
- <sup>45</sup> 《宋会要稿·蕃夷》四。
- <sup>46</sup> 冯家升、程溯洛、穆广文编著《维吾尔族史料简编》（上）民族出版社 1958 年 第 74 页。
- <sup>47</sup> [法]布尔努瓦著 耿升译《丝绸之路》山东画报社 2001.10 第 29 页。

---